

T234/315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周易會通卷之三

大有 三三 離下

大有 元亨



卦象所照者廣是人君照臨萬國。尺地莫非其有。卦体所從者衆。是天下皆歸一人。一民莫非其臣。故名大有。夫所有者大。則其亨亦大。但見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不通矣。元亨。

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四達。

如此說  
照本義  
大善而  
亨則元  
字作善  
字看  
未及善  
在元亨  
之前作  
大有看  
亦可

吳因之曰。所有既大。元亨又何必言。蓋大有只籠統據天下大勢而言。元亨則就其中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无可議矣。而猶有一事稍未精粹。即此一事規模要領。亦粹然无以議矣。而其中曲折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指臂相使。威靈所制。无弗達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壅塞處。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遍圓滿。照顧得到也。甚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聞有之。而元亨者。絕少。大有與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无一毫壅塞。闕勢莫盛于此。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補大而亨。

彖曰合旨

全彖皆重德上。首節德足致有。下節德足治有。大凡履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裁握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末接是以二字。應天時行。正是大中上下之應。乎此耳。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何以名大有。其卦體六五之位。尊為天子。且有大小中之德。是以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親附。車書王帛。會于一統。故為大有。曰元亨。豈倖致哉。蓋治有之德。非剛不斷。非明不燭。非應天無以妙剛明之用也。卦德乾健離明。卦體居尊應天。

則是神謀雄斷。足以裁決萬几。聰明睿智。足以周知萬物。德之體固如斯矣。且其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無非順天理之當然。而與時宜之。初非任暴為剛。過察為明。德之用又如斯也。惟德足治有。故其禮樂刑政。自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利。是以元亨。

首節雖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大中之極也。純乎中而無不中之雜也。下面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了。二節其德二字。一直貫下。是統論君德。非德體之德也。先剛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實

丁石 刻

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詭而不可見。後有賊而不可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應天即是時行原。非兩層。唐氏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二應字正相照。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彙彙易萌。不有以治之可乎。君子察之以明。決之以健。惡者累吾有。則刑辟遏之。善者輔吾有。則爵賞揚之。此非私意也。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特順天所欲。遏欲揚之。休命而已。由是天下知懲而害有者。遠知

七經會通 卷三  
勸而保有者集何大有之難保哉

此說  
大義  
善而  
惡相

此字即  
庸率  
子同義

前講休命。照依舊說而新說謂天命休美原來有善無惡。過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奉行天命天討之說。唐疑菴曰。天之休命。即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賞之日。搜其惡伐之。雖謂之天命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即過而絕之。使不作善。雖隱必揚。而顯之。使樂于為。不惟善者蒙其利。惡者亦不至受殃。與本來秉彝。一而不相違。故曰順天。此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大有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咎。四之

匪彭。慶有而不過其則。爻詞皆善。盛世之景象也。有大者不可。以盈。初惕其艱。二防其敗。三慎其享。四匪其彭。所以儆人。臣五慮其无威。上幸其不溢。所以儆人。君。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時當大有。蒙彙易生。本有交害之理。而咎不終无也。初陽在下。未與物涉。是以政事不至怠廢。紀綱不至敗壞。未涉蒙彙之害。而匪咎也。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又必艱以處。

依愚見  
張字不  
必指終  
言人情  
必然克  
必于初  
則則牙  
分明  
惟原所  
以匪咎也

之敬畏加切則終不至於害而无咎矣

无交害善其始也艱則无咎戒其終也在世道上看交涉也害謂

敗亂之害或曰驕奢之害匪咎猶言非為咎也艱常存无交害之

心則无咎即上匪咎而保其終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

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當大有而居初故初心未變彙孽未萌而未涉乎害也

提一初字正危其終而惕之以艱也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

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

未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以剛中而應六五是以碩德宏才受君委托而民物之重皆

身荷之大車以載之象也如是而往可以勝任何咎之有

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之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之象所謂入

資啓沃出任經綸文致太平武定禍亂悉以托之者也惟大車為

能輕天下之至重通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

任重不危致遠不泥可以往而无咎取象二虛足以受九剛足

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以載者言二有剛中之德足以負荷大任故以所載積之

于中不致覆敗也。

積中作以載象者。傳曰：牝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或以中即剛中，言剛中之德，至干克積作大車象者。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將何所效用哉？感知遇而盡獻納，凡治有之規，保有之責，无不入告我后，象猶公之用享方物畢獻者乎？是惟君子能之。若公侯中之小人，則謨猷不足上陳，徒獻諛耳。安足當此。

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

然也。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

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弗克，正欲專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惟君子能之。若小人當大有之時，德後豐亨豫大之說，以為君害而已。

初九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柔君也，四以剛近之，功德過盛，所謂彭也。幸其處柔能克，自抑畏，不以寵利居成功，匪其彭為，則疑忌可免而无咎也。

宣公程

彭以功德言非立位也。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匪其彭而无咎者由其心之明於君臣之分盛衰之機不惟辨其槩而且哲其微故不敢一毫僭擬而得无咎也。

以明字為主辨是明足以辨也哲是辨之深也有以明辨二字相連而以哲字為形容其明辨之深亦可。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動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哲者當局不迷。三剛正不私其有故特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二虛中應二而上下歸之是推誠任賢足以固結臣民之心而臣民與我交相孚信為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者也。但恐柔中之君病於寡斷承平之久狃於因循耳當以威濟之而後可保有而吉也。

當大有之時而群剛應之非孚不及此然處羣剛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以威

如戒之。虛已應二是厥孚上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矣。

陸氏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過惡揚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程

如是柔不開者



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六曰如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厥孚交如者言六五之孚有以感發上下之志也蓋虛已下賢感臣作忠之心為民而虛已下賢感民悅服之心故交孚如此威如之吉者蓋太平之世嘖漫易生一于柔則人將易之而玩法行奸矣故必濟以威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天下之志字同皆指心之發見真懇處而言原是人之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

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頌上之能觸發與否耳或曰易字照初爻艱字來見處大有者自始至終斷宜艱不宜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至上九盛極矣盛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溢是履信思順而尚賢人主之盛德也惟德動天自天祐之祐於一身則百祉集矣祐于天下則盛治永矣吉无不利

舊以六五為賢上九為君看來天祐宜指五說方與彖上下應之

旨合程敬承曰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承也惟大有稱

上下應故上亦應五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

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

備時

○

是履信  
思順尚  
賢之義  
已備乎  
六五此  
交不過

當天  
而天  
耳

吉无不利。斯其所以大有歟。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蓋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至上。九而天祐之。惟應天乃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哉。由其信順格天自天祐也。

曰上見當衰了。宜衰而不衰者何故。推本於天心而曰自天祐。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无咎。

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曰大有

上吉明事。闡全卦非止上爻也。

謙 三三 坤上 豫 三三 坤下

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又極著謙之效。而

豫又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

之順。而豫之彖傳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謙以三為主爻。故以

彖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彖曰剛應志行

而象曰志大行也。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心不服。知

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虧盈。變盈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

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无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

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是

天地聖人之豫。然而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故謙之二由中而出。曰

中心得上。從外而和。曰志未得。豫之初恃其配以為樂。曰志窮。

謙亨君子有終

卦德內止外順是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山高也卑  
是以至高而屈至卑謙之象也故名謙夫謙本人所樂與人能  
謙則无往不通而亨此君子之道也究且德顯名尊而有終矣  
有而不居曰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之謙亨以行無不得  
言有終以成就結果言亨有終摠是著謙德之善乃一時見之非  
始亨而後有終也必言君子者見謙非君子不能也 陸庸成曰  
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於其終觀  
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於謙者矣 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

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 潘雪松曰謙為美

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  
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桮棗而并人已而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  
而終無溢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  
能含歛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几几之安德  
彌盛禮彌恭既老猶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 王陽明曰今人  
病痛大段只是傲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只是一個傲字結果一  
生傲之反為謙非但是外面卑遜湏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當  
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  
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取象艮終萬物坤代終故曰有終

謙是後德乃太虛之德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名謙詞曰亨者何哉以謙之必亨耳彼天處於上而其道下降以與地濟故化育萬物燦然光輝而光明也地配乎天而其道卑處以承天施所以效法上達與天時行而上行也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且然况於人乎是謙也不徒曰亨又曰君子有終何耶亦以道固然耳以天道言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如陵谷迁移山川增損變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如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害盈而福謙也

至矣人道豈異於天地鬼神哉傲物者舉世同惡下人者舉世同好一虧益變流害福之必然也故人而能謙何往不伸以之居尊則德因謙顯无不光矣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矣以之居卑則德因謙重莫能踰矣如地道卑而上行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通章以造化形容人事首節見謙則必亨濟非濟物天氣與地濟也卑非形體乃居後代終也俱以氣言光明上行是化育之功乃元亨時事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后則人孰先之取象乾本居上九三以乾下坤天道下濟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今居上卑而

上行也。

次節重人道。天地鬼神皆起人道耳。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逐句重謙。一邊不以謙盈並重。謙尊以下。有終之義。尊卑以位言。光不可踰。俱言其德望之隆而聲聞之遠也。  
**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始成終一般。  
**蘓子瞻**曰：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斂則愈光。愈下則愈不

可踰。進而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於彖詞。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內克實而外敵然。謙之象也。君子體之。謂人惟立心不平。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於是驕矜之念。不勝多。謙抑之念。不勝寡。所以不能謙。故裒去其驕矜之念。增益其謙抑之念。

講多  
是舊

與常  
異

視已非有餘視人非不足于以衡量夫人已之宜而得其平何有不謙乎。

二句一串說哀多益寡正所以稱物平施人與已皆物也。處已處人皆施也。哀益非君子作意其間人心之平自宜如此。便是謙程啟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哀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紫溪曰損得上人之心盡。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

是於念寡是  
自處于  
每即是  
誠念不  
如舊  
况作二

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无低昂心稱有輕重

无輕重心歸於平烏耳。君子有終心於平也。要識得益寡无工夫。只在哀多上。哀多工夫又不在哀多上討來。君子一心歛然歎然常覺進修无窮自己不勝其小。雖欲矜誇得乎。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謙卦下三爻皆有吉而无凶上三爻皆有

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名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

無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無所疑於我而我無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啲之中耳。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哀多者益之。則衆物無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無有於爭。亦無有於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陰柔居下以能謙之資。執抑遜之節。心已下而益下。君子之謙而又謙也。雖用涉難可獲助力之濟。况無事乎。

謙者謙而又謙。能繼續也。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川也。見謙君子用无不利耳。涉川不可以爭先。只是謙退居後。萬无一失。故吉。取象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者君子者。由其平日卑以自養。而客氣日消。圭角日化也。否則謙豈可偽為哉。

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暴而時馴擾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者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

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正居下卦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故為鳴謙。此實大聲宏，非矯飾而然也。貞也，吉在是矣。

貞即在  
鳴謙上  
見不作  
二層

鳴非自鳴，其謙乃謙而有聲，鳴非過情，便是正吉。即亨有終意。潘氏曰：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于外耳。或以貞吉作戒詞亦可。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貞吉，豈聲音咲貌哉。由其謙德自得於心，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貞吉宜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德備剛正，上下所歸，故功在社稷，澤被蒼生，而自視歛然，不以為勞。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終而吉。

以一陽而五陰歸之，正是勞。是上下倚賴以底績也。以功不掩為有終，以致恭存位為吉。此所謂謙尊而光者也。胡仲席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無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程敬承曰：天



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可思君子有終之義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君子者蓋萬民既仰其偉績又服其雅量也故有終而吉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唐疑菴曰為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謙者矣取象萬民以上下群陰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大臣也柔正能下所謂謙尊而光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然居九三功臣之上有不可自安者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偃然居上之意可也

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在四處功臣之道合當如此六四非无全功但三尤過之撝謙非嫵媚由中達外真有一段不自安之意發揮於容貌之間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无不利矣又撝謙者豈足恭哉居功臣之上理合如此非過則也

夫子恐人疑撝謙太過故為之解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

理合如此。非為求免疑忌之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有天下之富矣。柔中虛體能去驕去盈。无富天下之心。在上而能謙者也。以故遐邇景從。中外悅服。為不富以其隣之象。固從之者眾矣。夫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而他可知矣。謙道之得人心如此。舊說不富不待勢驅也。侵伐以一事言。无不利以凡事言。非也。富者驕盈也。不富不以天下驕也。不富正是謙之至。臣隣樂為之以樂為不富者以也。利用侵伐二語作一句看。是極言謙道之得民心。謂謙而為人所與。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也。不必以无不利。

富宜此看  
二  
活

開看。陸庸成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雖侵伐亦不爭。

之天故無不利也。

或曰。侵伐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德之主。何以利用侵伐哉。蓋負固不服。不得不征之耳。故征之適以濟謙之所不及也。

征不服  
亦是不  
所以處  
其謙

夫子恐人泥侵伐之詞。故為之解。見不得已而用之。无害其為謙也。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巽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舜

溫恭而不免伐三苗文徽柔而不免征密人何損於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故可用行師師以人和為貴也雖其  
損柔无位不能布昭皇靈以威宇下豈不可以征邑國乎  
此重謙之好處說不可看征邑國太低了還是與之詞語意謂  
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舊說謂僅可征邑國耳不  
可從蓋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觀五爻詞可見  
看來征邑宜連上句講以此謙德而用行師以征邑國亦无不利  
更直截

征邑國  
不必多  
一轉宜  
依此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雖鳴謙而志猶未得也何也君子之志合天下以成謙惟有  
未盡信從者故至於行師以征邑國也此所以志未得也

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下二句正是志未得處時說皆以才力  
不足短之殊非本旨一說蘓子瞻曰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  
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  
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

愚見志未得非謂不本於由中也志得意滿則非謙矣志未得是  
心不敢自安正是謙處與中心得者不異由中達外一而已矣

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  
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

服用之亦可以死不服。

豫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卦體人心相應有豫之意卦德順而以動致豫之由和平之極治也故為豫既謂之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百姓歸心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何不利乎

豫與伯  
君驩虞  
不同

渾々就君道說豫以和樂取義人心和樂以應此大順極治景象濟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如舉一人置之萬姓之上使萬姓惟人是戴非得人心之豫不可如驅無辜於鋒鏑之下使其忌勞忌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舉此兩大事以見豫之無所不利取象地

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或曰震長子取建侯坤為衆取

行師 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

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以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

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何以名豫哉蓋豫起於人之和尤本於德之順卦體剛應志

行是衆志交孚適遂大行之願卦德以順而動是時措合宜允

協人心之同觀志行而知豫之得名觀順動而知豫之所以得名故為豫何以利建侯行師哉蓋理一也天地奠位此理也

吾人立極此理也。今豫既順以動，則一理所感，雖天地之大亦如之，而順動不違矣。况於人乎？所以建侯行師之皆利也。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極之天地，聖人其能外乎？以理為樞，而二五順布，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烏以理為治，而張弛隨時。聖人以順動也，則不假刑罰之煩，而民服。烏是順動之義，天地所以成化也。聖人所以成治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全彖以順動貫。首節雖以德體並言，而順動則致豫之由也。剛應志行，只是豫之光景耳。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本應字來。順動順理而動也。揚氏曰：順言理，豫言心，循其所當然，斯得天

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二節即承順動見建侯行師所以利也。聖人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因為大對天地則小矣。順動之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三節以順動而贊義理之大。承上文天地如之，此明所以如之。故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

如字要  
分曉天  
地原包  
順動惟

便刑清民服。與三光明。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順動的道理。原是  
 三才合一。豫之時義。豈不大哉。汝吉曰。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  
 日月而行。四時溫涼寒燠之節。應為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  
 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為萬民太  
 和矣。日月四時不平。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刑清措而不用也。  
 豫之時最足。于太和者。殺机也。故獨言刑罰。陸庸成曰。人知豫  
 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其義也。義即順動也。使人于  
 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已。豈不大哉。須合  
 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蘓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  
 未有無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為往而不為大。

故曰時義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而聲奮焉。則鼓天下之太和。豫之象也。此天地自然  
 之樂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焉。由是其用之也。涇  
 養性情。而義日以精。消融渣滓。而仁日以熟。德之未崇者。於樂  
 崇矣。及其用之盛也。冬至荐上帝於南郊。而配以祖。秋季荐上  
 帝於明堂。而配以考。神之難格者。於樂格矣。樂作而神人以和。  
 體豫之功。何至哉。

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  
 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沍渙釋。品物無不和暢。故為豫。作是制樂。

係樂白  
宜一氣  
實下崇  
德與薦  
上帝升  
二時事  
以闡揚  
為崇亦

非奏樂也。潘雪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息德之樂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荐上帝，歆祖考，崇是崇高之崇。一說謂樂作而把吾功德，心德闡揚，充大出來，即謂之崇。殷荐者，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尤盛者。如大司樂圜立之奏，樂極九變是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姚承菴曰：崇德荐配，摠是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陸庸成

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荐，只是一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碍矣。

六爻合旨 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

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

程啟承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陽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

二與四無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人于人心之危者。何如矣。汝吉曰。象通全體以所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惧也夫。  
初六鳴豫凶。

初六陰柔。有九四強臣之應。是小人憑藉寵貴。意得志極。而以自鳴。是自求禍也。凶。

豫卦以震四為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本無大失。以其應四也。不勝張大鳴者。發於聲而誇於人。其凶宜矣。此在位之小人。

恃勢以驕樂者。蔡京之附安石。萬侯高之附秦檜。類此。噫。豫與謙對。豫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於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取象震為善鳴。而初和之。故為鳴豫。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不可滿。當豫之初。即以自鳴。志已滿極。所以凶也。

或曰。初總得志。便滿極。豈能以乎。故凶。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於豫。便是順動道理。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畧有此念頭。即是溺人鬼關頭也。只爭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是性守於中。而



勢利紛華泊無所好德之安靜而淡然不染堅確而屹然不移其介如石者也。由是靜極生明於凡處豫之利害禍福其幾之先見者不俟終日斷可識矣。則得持身之正而無沉溺之凶不其貞而吉乎。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疏所謂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也。

接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蓋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沉溺太重，把本來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惟安靜堅確，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著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不終日是「不待事已成之日也」，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必曰「不終日」，是形容介石之妙。貞頂介石說「吉頂不終日說」，取象三爻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爻為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日而悔象不終日。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人心靜養則明，欲累則昏。六二不終日貞吉者，由以中正之德。

自守也。蓋心無物而後能觀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否則中心撓亂，思慮日昏，何以得貞吉哉。

中正即介於石，惟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上有由豫之臣，六三上視於四，縱欲敗度，宜有悔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當速悔之可也。若晉愍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能無悔乎。

盱，張目而望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二悔字以凶咎言，註悔字以悔悟言。陰性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聖人望人遷善之心，要緊在一遲字。漢之竇憲，唐之楊國忠，宋之史彌遠。

皆盱視得禍者，亦由悔悟遲耳。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有悔者，德不足以自守，則溺豫而不自知矣。苟如二之中正，雖處初三之間，安能溺乎。

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君民之豫，皆由我致，其道大行而志乃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不可以一人得，必開誠布公，任用天下賢士而無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而朋類之來。

如髮之聚於簪也。豫不可常保乎。

由豫所以致豫於前。任賢所以保豫於後。由豫即是大有得。但大

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功。此時已是衆賢戮力了。然人情

當未成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以

勿疑破之。取象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

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

象。坤為盍。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之志本欲致天下之豫。今日由豫則志大遂矣。

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分別。上句粘治功說。下句粘心說。即所

心大行  
不謂應  
而天他  
以分

謂剛中而志行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志

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以柔弱不振之主。耽于逸樂。又迫於九四之強臣。威權已失。

國脉將危。有貞固之疾矣。幸其得中。則權勢已去。位號猶存。國

脉猶少延也。又為恒不死之象。苟能因此自振。猶可不死。否則

終必亡矣。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

見其強迫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

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或曰。恒不死。先

王之遺澤猶存。猶可藉以不死。此如東周君衰弱而以文武之  
緒綿延數十世而未絕也。

蘇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  
不得以位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得疾也。三  
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  
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  
之可恃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貞疾者柔也。四之剛權出於下。勢孤於上也。所藉以自存  
者。僅共主之號而已。故未至於亡而恒不死也。亦危矣哉。

中是五。位居中。處尊也。中未亡。或以祖宗未泯之德澤言亦可。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縱欲忘返。昏冥於豫也。逸樂成矣。以其動體則  
有悔悟之萌。翻然改圖為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何有昏冥之  
咎哉。

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胡雲峰曰。事已成而  
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  
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  
也。

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盱。心溺於

言而待不  
其動也  
至子成  
有渝則  
動極而  
能補過  
矣

中則意不勝冥。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逢於上之冥，深冀其改。无  
非開人以遷善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樂不可極，在上而冥於豫，豈可久乎？不可不速改也。

卦辭只一豫字，而爻言豫不同。初上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  
三之逢猶豫也，六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

隨 震下 巽上 隨 震下 巽上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巽上止  
故為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  
為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

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  
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隨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悅是為君者，德足以致天下之隨  
而天下隨之也。故為隨。夫君既為人所隨，則治化四訖，其亨大  
矣。然正者又隨之理，而王道之所以為大也。必其致人隨者，奉  
天地之无私，而騷虞不事，乃為王者大公无我之正。无違道干  
譽之咎矣。

主王道言，本義已能隨物二句，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

隨固元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盡壞生矣。按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盖隨主於悅也。○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名隨者。卦變剛來下柔。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於上。而剛德之臣下之。臣隨君也。卦德震動兌悅。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於上。而天下之民悅之。民隨君也。臣隨於朝。民隨於野。故名隨。隨固可大亨矣。然必貞乃无咎。何哉。盖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剛之所以

柔者此也。動之所以必悅者此也。一正立而天下隨之。則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感在一人。應在天下。不其大矣哉。

首節前講依時說。剛來二句。一主臣隨君。一主民隨君。看來此彖傳與豫彖傳同。豫彖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動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悅。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程猷可曰。時說剛來句。俱說柔主。看來九五本非柔君。宜以剛指君。下柔指存心於民。此便是動而得民心。處而物自悅。以隨之也。上句分明是已能隨物。下句悅處是物來隨已。如此說。方與註已能隨物二句相合。

之為安

二節重貞字。潘雪松曰：道本惡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而又利貞，而天下隨時。其實元亨處已是貞了，已是无咎了。若不貞，必不能成隨，安得元亨。

依此說 作隨時 解別與 之所在此 是時

末節承天下隨之句，贊其大明，所隨不可不貞也。貞者隨之時義也。一說不曰隨之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蓋時之所會，人情已有必趨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一轉，故不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心公理於此可見。但此說與本義不合。洪覺山曰：隨可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于係。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時休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造化非入何以養其出，人心非靜何以運其動。故於嚮晦之時入而宴息，為疑神於靜，養氣於虛，以為作用之需而已。亦隨時之道也。

五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蓋造化疑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灾沴。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安足。

家動而 悅動字 皆根此 靜息未

為平旦進修之本乎。但息必於晦從闇然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必歸心綿。若存為天地根外。若滅息中則生息。之為理微矣。

袁了凡曰。宴息從洗心藏密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閒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本。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之義。

要識息  
非滅息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六爻以陰

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



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蔡虛齋曰：隨道有始終。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是也。合而觀之。隨道備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者。隨之官也。夫人心廓然。太公原一無所隨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心。似不若無主之心。廓然者。變其常矣。為官有渝之象。然隨亦人所不免。省但患隨不正耳。正則有主而不失其所主之公。雖渝何傷。猶得吉矣。然非出門以交。則隘而不廣。不得言貞。必鄉國天下。麗澤最矣。

而出門交焉。然後為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也。

時說以公正平對非也。只重貞。出門交正是貞也。蓋不公即非正矣。通節俱以心言。官有渝。似非大公之心矣。然隨而得正。猶不失其心之初也。故曰貞吉。心之初體最廣。若有私昵。又豈最初廣大之心乎。故以出門交廣之。

貞只是無私。然不廣即是私。即是不正。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願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於情利之

一絲... 卷三  
三十一  
私雖隨之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群。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無所係而能出門以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而孚以至誠率是也。觀官有渝三字，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了，可妄隨乎，故必貞云云。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渝矣，何以吉哉？從正則吉也。惟出門交有功，則不牽於私，其交必正，故不失而有功也。

或曰：不失，照失丈夫看來，如云：天下皆習友，不失一士之意。

○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之道，但論當隨與否，何論遠近？初為小子，五為丈夫，是二當從，五不當從，初矣。乃與初近，又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曰：若情牽於近而係小子，則勢遠于遠而失丈夫也。可不審乎？係字在相近上，看出係者專是以私情比昵，有眷戀不舍之意。失者惜之，辭二句不可平交，雖不言凶咎，然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見從遠之失宜也。要把四字看得重。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二陰柔順地先不好了，故因與初近而相係也。此初所稱渝也。

○象曰係小子弗無與也

二亦中正者豈遂舍夫夫哉但既係小子則幸此必失彼其勢弗無與也

吳一源曰二之中正非背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或以人臣言如荀彧舍昭烈而事曹操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居卦上當大臣之任者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是依縉紳名流而舍去鄙夫得所隨矣何求不得哉然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隨也道義自重不以權利相倚而居貞為乃為正人君子

之隨而利矣

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而戒之也隨有求得就人情論其常耳當輕看求如事求可功求成之求非求富貴利達也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非真見四為君子而當親初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也居者弗隨之義也胡氏曰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為得也

戒以居 則求 則求

○家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之所從既在於四則志之所舍必在初矣蓋係者志係之也

志有偏係獨無舍乎

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五君臣同德者也以是隨君則言聽計從何求不獲哉但恐

嫌於陵逼雖正亦凶耳將何以自完也惟孚誠積於中而動為

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無逼上之嫌而何咎

隨有獲所為皆如意也或曰得天下之心也貞凶是位高權重上

疑下忌之意不必實講貞字有字在道處之法也惟有孚故能

口獲宜  
以得民  
心言三  
有求得  
而人而  
心得也

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夫頭後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 有孚在道即

是以明或曰人臣賈禍豈盡恃權之過即心力俱竭而不顧主上

之所安者皆足取禍故孚與道又必以明處之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左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

媚君心借援左右或表暴白心迹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

用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衰

世君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立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

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

又識有  
孚在道  
乃人臣  
之常此  
只不惑

凶。然則處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獲矣。何以凶哉。惟有獲則地居危疑義當凶也。所以有孚在道者果何功耶。乃明哲之功也。苟非明哲必不能以誠格君以道律身矣。

以明者以其明也

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爻以有孚在道即為明。此言有孚在道本於明。吳因之曰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卓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遮蔽豈有

凶哉。故提出明字為處盛之著鑑云。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傾心信從孚于嘉也。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矣。言

蔡氏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君臣肝胆相照始終一轍也。程敬承

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

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指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

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無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

而無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為隨主君不下隨

臣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于嘉吉者以五有正中之德故與二之正中相孚也所謂取  
人以身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是情義相維始終無間隨之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象如拘係之乃從維之即此隨之誠王者  
用此亨于西山神且從而歆矣况致天下之隨乎。

或有作  
正事為  
言亦可

宜主君道上說拘繫二語言民心固結之極耳君之誠通於民  
又結於君者。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係之者上居隨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徃吝窮字不同二三止言係此又加拘字隨  
至上而窮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  
隨之誠總之則彖辭所謂貞也。

蠱 ䷑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體卦變皆剝上柔下上下不交也卦德卑巽苟止君臣怠緩  
也此紀綱刑政所以日隳蠱所由致也故為蠱夫蠱壞之極亂

當復治。故蠱可元亨。以天運言也。人無是事可乎。為君若臣者。始必銳意勵精。興衰補弊。如涉大川。乃為利耳。涉川何如。以將壞之事。而使至大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先甲三日之辛。為辛者。自新之義也。更張前日之弊。以善其始。以方新之事。而使至速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後甲三日之丁。為丁者。丁寧之意也。致謹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天啓其時。人盡其事。蠱可治。而元亨可必也。

蠱就世道講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元亨。天時也。涉川。人事也。先甲後甲。正是涉川事。涉大川。非極溺亨屯之說。取勇往之義。正與卑巽苟止不同。

蓋蠱以積漸而成。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事。是一件事。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非是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也。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于紛更。少萬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何等振作。何等持重。此所以善用其涉。而圖元亨者也。

邵國賢曰。涉大川。非獨勇往。內有酌其淺深。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意。

彖曰合旨。夏官明曰：舊解卦辭從天道說向人事，彖辭從人事說向天道，不知聖人言人不言天。卦辭曰元亨，隨着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著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緊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總之重人事上。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何以名蠱也？蓋凡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整頓于其間。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則君亢臣卑，兩情不能

相通，卦德巽而止，則臣諛君惰，庶事日至，叢脞皆足致蠱。故名蠱。治蠱豈易言哉！天下之不治，蠱為之也。治蠱至於元亨，紀

綱振肅，法度脩明，則天下可以亂而復治也。此見蠱常治也。故

利涉大川，正言君臣勵精往而有事，以治之耳。至於治之必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豈不因乎時而頌冒為之哉？蓋亂之終，則

治之始，天運然也。時至而事起，天命而人從，先甲後甲，正以人

而應天也。即所謂有事也。有事則必至於元亨，而天下可治矣。

首節剛上二句，非為蠱乃致蠱也。惟剛上柔下，上下不交，所以君

驕臣諂，因循苟且，坐視其敝而莫救耳。質卿曰：蠱從虫，從血，物

必腐而後虫生之，虫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而後弊生之，弊積而

率請更

區

元上下  
不可不

變



世斯蠱矣。

往字要  
人打起  
精神幹

又中幹  
字即是  
心意

二節元亨有作將治言有作已治言者。看來卦詞元亨以天運言。言蠱可治。此元亨還依註以人事言。治蠱至於元亨也。但此句只是渾、要其始終而言耳。下面往有事。正所以治也。不曰往有功而曰有事者。治蠱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剛也。往字最有力。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先甲後甲本。是人事而曰終則有始。天行者。乃是鼓舞。去幹事耳。吳一源曰。終則有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於未治之先。而審於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蓋人事以成天。庶可治乎。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

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如此做。而特假手於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於是以致振民鼓之舞之。使無廢惰自安之習。振則頽者起矣。而已德未成。作新無本。又必涵育已德。無逸豫焉。則民風可振。而天下之蠱可治矣。

不可如  
時說而  
平

此說六  
佳但與  
本義不  
合

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然欲振民必先育德。育者涵養以要其成。匪徒一奮勵而輒止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苛止之病。又有以振與育俱在民風上說者。潘雪松曰：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故必振民而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在條教號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雖然寧為幹之悔。

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子瞻曰：器久不用則虫生之為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國資於臣。猶家資於子。臣之代君。猶子之代父。當蠱之初。蠱未深也。紀綱未盡頹弛。法制未盡廢壞。乘此飭之。象幹父之蠱。可謂有臣而君無失政。猶有子而父無敗德矣。然謂之蠱。則亦危矣。當知危能戒善。救預防。則終能幹蠱而吉也。否則何以有子。

何以得考无咎。

六爻父子字除六五外俱以君臣言不可作實象此爻只就初上  
爻議論曰父之蠱明無得諉耳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  
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  
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取象初最下子象以柔行剛幹蠱象當事之首有危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當蠱之時君孰不以振起望臣哉故幹蠱者其意正以仰承君  
志猶子之善繼志也

一說揚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

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  
也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聖人只要人幹蠱  
怕他以傷厥考為解故說破耳

項氏曰初有幹蠱之志二有內幹之才三有外幹之才下三爻皆  
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陰柔之主致世道之蠱二以剛中起而幹之子幹母蠱之  
象也貞也但恐以剛乘柔多有違拂而君不堪耳為臣者豈可  
以是為貞徑情而弗顧哉當巽以入之而從容有漸也  
五以柔廢治二幹所當幹即此是貞然事當巽順有不可執以為

貞者非謂不可正也。不可貞正是善用其貞處。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者，蓋治蠱非陽剛不能。然陽剛非中，未免有拂戾之嫌。二惟剛中，故得因革損益之宜，無矯枉太過之失也。

不可貞 是中

得中道得治蠱之中道也。奉剛中來。蘇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曰得中道，可見柔行巽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質剛曰得中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類，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事之當而已。

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相臣更張先朝之積弊，幹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小有急遽之悔矣。然巽體因以得正，則一洗積弊於治，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小有悔，以心言，无大咎，以理言。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何傷。斷不可有所退托，便不去幹耳。

蘇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之幹蠱，雖過剛而有悔矣。然幹所當幹，終无咎也。寧獨无大

咎乎

蠱之時聖人只是要人去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於无咎上加一終字。與王臣蹇。終无尤也。一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夫終可无咎。何必避悔哉。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責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畧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陰柔才弱不能為是。溺於因循。憚於變革。坐視其政之日弊。象寬裕治蠱也。恐天下之蠱日甚一日。大壞不可救矣。往

不見吝乎

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碩華獎貴勇安行。徐步豈所施於。揀焚極溺之時乎。往見吝。謂吝可立見也。往字有過一日。諭安一日之意。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寬裕無事。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后却憂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治蠱能濟斯往有得矣。豈其裕父之蠱而往有濟乎。未得也。

此得字以成功言。非得志也。未得言未得濟蠱也。三失之過。四失之不及。必不得已。寧為悔。毋為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當前人積弊之後。以柔中之主。任二剛中之臣。主臣一心。相與勵精剔弊。以光先王令緒。非復向之剛上柔下。巽而止者矣。此中興令主也。用是而有譽於天下後世矣。

此得賢輔治。振起先業者。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剛柔合德。故幹蠱而用譽。是有光前烈。非徒善繼善述之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用譽。豈五獨能哉。由九二承以剛中之德。所以君臣相濟。

幹蠱而用譽也

承德雖在臣而用臣。則在五。故譽不在臣而在君也。卜子夏曰。

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幹蠱者。故以用譽為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以陽剛居蠱之終。則無所事矣。事之外。則不當事任矣。故撥亂之君。有用譽之五。撥亂之臣。有剛中之二。復何事哉。故不事

王侯。惟尊德樂義。高尚其事而已。

上九陽剛是有賢德而時未偶如伊呂之處猷畝樂海濱非沮洳之潔身亂倫者。王敬賢曰諸爻皆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三曰其事明以無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任吾身之事何足稱乎故象曰志可則與往有事者同用矣。

此與者而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也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巽之權而不為汗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係艮之止而不為辟。

一說以功成身退言趙汝柎曰居蠱之終事之蠱壞者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取象居艮山之上故象高尚艮止也故象不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事王侯豈無裨於蠱哉其高尚之志真足振起頽俗激勵人心可為天下法則也。

程敬承曰士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即其志非二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尚而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

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節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

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若兩截上之高尚正是耕莘釣渭時事一當事任使會涉川幹蠱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臨 坤上 觀 坤下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於地故為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可謂綦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坤上 兌下

臨 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逼小人之象故為臨夫君子浸長以勢論之陽道大行當得元亨然勢不可恃也必宅心處事一票於貞則可以臨小人而得元亨矣何也陽雖浸長而浸消之漸已在目前至于八月小人復得志而君子有凶矣此元亨不足恃而以理維勢不可不利貞也

重利 貞即 順副 而應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二陽則勢已盛君子進小人自退非真逼他去也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防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正見不可不貞也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必凶



而凶在其中。頤其以理自持何如耳。

按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浸長。方興之勢也。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取象歷臨六爻。至遯初二。陰九八爻。八於數為陰。于象為月。故曰八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九七爻。七於數為陽。于象為日。故復曰七日。

彖曰合旨

全彖重利貞。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

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

吳因之曰。元亨利貞。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言後日將衰。益見不可不貞。

易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何名臨哉。二陽浸長。則君子道亨。駸莫禦。雖无意逼陰。而小人自退避也。故為臨。何以元亨利貞也。卦德坤順兌悅。卦體剛中而應。是其臨小人也。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不拂。時宜在己。善用其剛。而在人。又委任事權。此皆正也。故以大亨與君子。而又戒之以正者。正理以維乎勢。乃天道之當然如此也。且以氣運言。至于八月有凶。二陽之消。在數月之間。不待久。

也。君子得不利貞為兢，哉。

首節浸長，內有漸而長意。又有方來未艾意。

二節承浸長來，悅而順見進之不躁也。剛中而應見進之不苟也。

此所以善其臨，所為元亨在此。所為利貞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

以正之辭。剛中而應，字不以在人協力言，乃君為之應。剛柔。

合德而有為也。

三節孫氏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无陽便不成世界。故其心未嘗。

不注意於君子。然君子所以與小人異者，只在正不正之間。使君。

子不能以正自處。天念何意於君子耶？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

之道合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天道分  
在君子  
二說

未節消不久危之，詞長而曰以何其漸消而曰不久何其速。君。

子當預為戒耳。趙氏曰：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

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浸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憂深思慮。

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臨于澤，臨之象也。觀此得臨下之道焉。臨民不可。

无教而教思一念，叠，不倦。與兌澤同其深矣。臨民不可无養。

而容保之澤，蕩，无垠。與坤地同其廣矣。臨下之道，何以加此。

此臨字上臨下也。與卦名取義不同。重在无窮无疆上。不徒曰教。

而曰教思，謂教育人才之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如庠序是謹矣。又。

申之孝悌勞來有方矣。又繼之振德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如利一人不為也。利天下為之利一時不為也。利萬世為之。此君師之道也。无一人不復其性。无一人不安其生矣。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然以一人臨天

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為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其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其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恊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內指內卦二陽。李九我曰。臨一也有臨。逼之臨。蒞之臨。與之臨。初二爻臨逼也。三五上臨蒞也。獨四一爻臨與也。要之皆歸於正也。張幼于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蒞小民之道也。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其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

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其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允終為悅。其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其者。臨之賊。言邪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是君子進而眾小人皆其所陵迫而攢斥也。故為咸臨。要在所為臨者。一軌於正。如所謂順悅剛中。烏則不為小人所乘而吉也。

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二陽皆曰咸臨。然君子豈有不貞。但當道長之初。聖人慮其恃壯妄為也。故以貞戒之。咸皆

也。臨與卦同貞。即卦辭之貞吉。即元亨意。

說一爻俱以臨民言。咸普徧之義。其道廣

普無所偏比。蓋

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正也。故曰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必貞而得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无正。君子之志欲行正於天下。不得不守正以臨之也。

時說謂釋咸臨非也。此釋貞字耳。若說釋咸臨。是君子之貞為防小人。非以自治也。吳因之曰。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說。君子之志只欲行正於天下。若乘此機會。植黨求勝。務洩不平。好逞客氣。一有此念。即邪也。何以能咸臨而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臨陰故為咸臨然剛得中則舉動合宜勢上進則權

初二皆咸臨也二剛得中所謂剛中而應者且勢上進比初又不

同矣故初必貞而後吉二即咸臨而已吉无不利矣吉陰邪盡去

也无不利陽道大行功業可建也宜一串說

一說以臨民言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群陰而得其大順

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

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志欲行正以令天下而天下順之彼小人者不利君子用

事而排阻其間何其不順故咸臨者為其未順命而不容不去

也陰黨去而陽道行所以吉无不利矣

順以小人之心言雖迫於勢而心未帖然順命若以臨民言潘

雪松曰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

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

促以勝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也吉无不利以此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憂不能見容故以其為

臨阿媚自結然君子豈可以非道悅哉无所利矣為小人計惟

用憂之一念改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矣必  
以井為臨也。

一說憂  
子非反  
此獨就  
井臨內  
看出憂  
字于既  
字更涉  
氣

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  
也蓋小人以井為臨恐不容於君子其心不免於憂也聖人統其  
憂之一念開示之蓋其能憂處即是良心萌動處可與為善故與  
之以无咎廣遷善之門也君子欲去小人正為其井悅耳變其  
井悅而順陽剛之正君子豈不能容小人哉一說无咎謂君子不  
追而咎之耳亦佳項氏曰三井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悅既  
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一說以臨民言謂違道干譽不能動  
物取象井者兌口柔悅也

象曰井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陰柔居下之上是其處位不當故以  
井為臨以巽兌耳是其咎也夫既憂而改之則變柔從陽可以  
補過咎不長矣

位不當  
以德言  
亦可

位不當不以德不足說時講有就德言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  
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  
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聖人猶以咎不長  
許之欲其速憂耳

下三爻以臨民言亦可看來還該以君子小人說初二君子也六  
三小人也惟在為君若相者任賢勿二知人善使則君子用而小

二至會通  
卷三  
五十三

經會通 卷三 五十三  
人退无疆无窮之治成矣。故上三爻至臨智臨之後則係之以教臨。

○六四至臨无咎

四以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宜其情意懇至固如膠漆不以勢位拘不以毀譽間也故為至臨得為相用人之體矣又何咎

主大臣下賢言至者誠意懇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德同者相信異己者見疑四之至臨由其位當有柔正之德故於剛正之初不覺情投意契也否則外親內疎烏有懇切之誠哉

位當雖以德言亦要識大臣任天下之教養而初九有教思容保之德欲行正道于天下者是其同德相信處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擇賢以任之教思委之司徒容保委之司空此其所為臨者乃智之事誠為執簡御煩得理道之要也不為智臨而大君之宜乎則賢才輔而教思容保之治成矣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智臨智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

智適為不智。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雖不自任其智。其智大矣。乃大君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豈苛察為智哉。乃行中之謂也。智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

時說皆云中者。天理之當然。用賢就是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行中。此說雖是。仍該入一層看。中即柔中。在人君為下。賢虛心也。夫子慮人以知臨為苛察。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見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居卦上。處臨終。是其教養乎民者。行而有常。久而不變。以深仁厚澤。煦育天下者也。此聖王雍熙悠久之化。而无愧君師之責者。吉又何咎乎。

主臨民言。正所謂教思无穷。容保无疆者。淪肌浹髓。百年必世之治也。一說主下賢言。至者表裡如一。敦者始終如一。敦臨即至臨。智臨而道愈篤也。取象坤上。昼最高。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臨之吉者。由其存心天下。加意窮民。是以教養不安。小成而敦厚於臨也。

看合四  
五交宜  
以下賢



此純王之政本於純正之心也。若主下賢說內指內卦二陽。

觀 三三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觀之德也。又九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名觀。夫觀化在民為觀。在己使徒多其文章後其號令以眩天下則本之不立天下安取衷哉。必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冲然密勿之上則精神凝一而民即契於精神心志不分而民即孚於心志可以建中表正於天下矣。不猶祭者既盥以後未荐以前而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乎。蓋事神以誠不以文治民以心不以迹其感應一也。

此說得

上示下瞻謂之觀。卦名雖無德體更重中正上是可以為人觀仰。處然觀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聖人恐人認作政教粗迹故特揭不荐顒若淵微玄穆處示人以觀之精也。觀者顒也。不荐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於盥顒若寓於不薦。恭不顯文王不顯亦臨无斁念保正是此意。

上講皆依時說。但時說皆謂盥而不薦時此心無一毫妄想禱慮極其誠敬為觀者常如此時純一則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但如此說只說得有孚而盥而不薦四字尚未透。看來誠敬在未有事之先象上之无為而化也。祭必先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

可仰也。觀是無為之妙。終涉有為。便不是觀。

彖曰合旨

全彖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作骨首節維皇建極上

所以為觀也。次節維民歸極下所以觀上也。二節已有神字意。三

節見中正為觀出於自然而極其妙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

觀者通章全重此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巽

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

隱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何意於觀我。神道

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

也。故謂之神。又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蘊

輪而羣黎已偏為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而只一觀示間上安

所著意言下安所庸知識而精相喻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

以得聖人之神道。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卦名觀者何也。觀之道中正而已。然匪位則道不尊。匪德則道

不立。卦體九五居上是中天地而為君有其位矣。卦德順而巽

是內之和順道德外之深入義理有其德矣。德以位顯故能建

中表正以觀示乎天下刑百辟式下土矣。卦之為觀以此。詞

大觀句  
下二句  
正所  
大觀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人君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化何如哉。但見觀上之中正者莫不化於中正。下觀而化也。此辭所由係也。夫觀卦而得神之感矣。觀辭而得神之應矣。然而即天之神道也。試觀天以大中正。至正默運冲漠而四時不忒。其序矣。則聖人以神道設教而達中表正。直與天道同於穆也。天下有不順帝之則不識不知而心服乎。此所以中正以觀天下也。所以下觀而化也。觀之妙也。

首節上講依舊說大觀主位。順巽主德。看來順巽是說他性情中正。則其養成之德也。至所謂大觀者。合巽順中正以為觀而成其大也。若止是位。何以曰大觀。吳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平和安妥。無躁動决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斂退藏。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荐之意。二節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言能如是則下觀而化矣。此者妙於不知也。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者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三節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之妙。頂化字來。下觀而化。皆本於聖人精神心術。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曰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形之。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報而神字粘著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七

文情入  
一屬佳

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設教。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設教即是為觀。吳微曰。當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嚮。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一說神道設教。謂神道處即是教。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無。一如其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無物不遍。觀之象也。先王以身率民。既建中。而風土異宜。習俗異尚。徒愚天下。以神可乎。故巡行方國。以觀民俗。因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亦如風行地上。物无不遍也。

可為托  
名无為  
者延

古者天子五載巡狩。巡行方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好惡。是省方觀民也。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懷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歐陽永叔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六爻合旨。蘇軾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

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在百姓；大夫之觀，在四方；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人者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陘，闕觀者自足于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

李九我曰：卦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下四爻皆所以觀人者，上二爻皆所以為人觀瞻者，皆以中正貫。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中正為觀，萬物所快觀也。初六陰柔在下，庸才而無遠識，不能振拔有為，以觀光上國，故為童觀。此乃閭閻小民之事，非君子志四方之事也。故在小人則不足，在君子可羞吝也。

觀者觀九五也。九五者剛中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不能遠見者，去五最遠也。小人无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足怪也。君子吝，邦有道貧且賤，烏恥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是百姓日用不知者。小人在下之道則然也。豈君子宜哉。

提一道字，見得小人當如此。其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夫婦飲食之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二應五，亦欲觀五者，但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不出戶庭而欲

類上國之光所見幾何哉僅可窺窺萬一而已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豈大夫大觀之識哉

萍然一无所見曰童小人日用不知也有見而小曰闕僅見一隙不能徧觀盡識也利女貞見非大夫所宜也張氏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之以女子激丈夫取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初在下故為小人二應五而隔三四故為在門而闕門外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但以君子而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朝端徒覘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闕觀也不亦醜乎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死人不能陶鑄焉初雖童觀二雖女闕

皆得彼其餘光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君子出處度其君又度其身三居可進可退之地安取棄我故君如九五不必觀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焉如執中居正德足宏施是行之通也進可矣否則寧闕觀而已童觀而已此自度其身者

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三可進矣苟所行未通揔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程敬承曰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為之進退蓋欲密

一字  
古其進

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愨然以退終耶。吳草蘆曰。生者人之神明。所得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取象進退三居上而近巽。為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所行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失觀之道也。童觀闕觀胥失之矣。

有大觀在上之主。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以未失道明之。重進邊。看來道者生之理也。觀我所生之理以為進退。必不至自失所生而有負明時也。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

九五察人以脩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以四  
何等

九五中正為觀典章文物燦然光輝矣。四最近而親炙之。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也。為觀國之光。此豪傑奮庸之希觀也。于此猶不賓為虛。此良遇矣。用賓于王不亦宜乎。

時說上句以大臣言。下句推開看血脉殊不貫串。通節俱宜以四言利者四利之也。上句只言四近當時之盛。不必說出大臣字。惟觀九五之光。故用賓于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

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

也。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國之光者亦以明王有賓禮以親邦國有賓興以待賢能故為士若臣者各伎而尚之也。

用賓者作賓王家尚賓者尚其賓禮而用賓也。一說尚賓就人君說賓字當賢字看言人君崇尚賓賢故四進而觀光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建中表正而君子乎則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咎之有。此獨觀萬化之原者。

時說俱以占者為主。以君子指五。謂人君如九五之君子焉。看來通節俱宜指九五說。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群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而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風主德自相關係。不察民俗之淳漓。孰知主德之善敗。故觀



我生非但以我觀我觀民乃所以觀我也

王者通天下為一身故觀我必觀之民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

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

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

觀道知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

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無咎所謂難乎其無咎也

唐疑庵曰彖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觀我生以

觀民亦自盡其為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文

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以民為  
亦君子  
新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師道觀天下亦君子之象也故觀已所行果足師世範

俗而君子乎則无愧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看法亦如九五不必作占者說潘雪松曰上雖不當事任而德之

為人觀者猶九五也其心通天下以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

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

咎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已則曰觀其實

無兩樣二爻皆為觀者皆陽剛故皆曰君子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居師位責望隆重惟恐已之道德不足為國家矜式其志常

戒懼而亦安也。所以觀其生也。

此以為觀于天下之心。言未平者不以无位而安。然肆意不自考省也。

一說以憤世嫉邪言。武王著定而伯夷株薇是也。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三三 震下 賁 三三 離下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文中多以膚肉之噬為喻。賁无色也。故文中多以尚質之象為得。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後文可飾。

程啟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文每寓難之一意。至四五而曰

震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文。故用文之文無其

取之一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賁。見文明之貴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噬嗑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 亨 利用獄

卦體內虛。一陽間之。必噬之後合。是有強梗間吾之治。必去之而後和也。故為噬嗑。夫治道之不亨。以強暴梗其化也。既噬而噬則強暴者去。治化行矣。故亨。然欲去其間。非刑不可。故宜用

獄。而後噬者。可噬。治乃以得亨也。

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吳因之曰。聖人之心

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強梗為間之人若漫從優容。反以致養奸而縱惡。故必痛懲其罪而決去之。然不曰刑而曰獄者。以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至於用獄。亦聖人大不得已處。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名噬嗑者。卦體中虛為頤。一陽為物。間隔不去。則治道壅闕。必去其間而後。海宇可同風也。故為噬嗑。既噬而嗑。則強梗去而德教行。亨矣。利用獄者。何哉。蓋治獄之道。非威無斷。非明无察。非中則威明兩偏。卦體剛柔均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斷。明足以察。有威明之善矣。觀雷電合章之象。而明動之極。相湏為用。威明又相濟也。觀柔中上行之五。而寬非姑息。以剛節之剛。柔又相調也。此皆用獄之所宜也。故六五雖聖修未純。不能化暴。然威明得中。則折獄致刑。無不得其理者。何用獄之不利乎。首節見頤之中。豈可使有物哉。有物則上下間隔。勢不容不噬矣。二節噬嗑亨。加一而字。謂噬嗑之而後亨也。下文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從。威而不明。恐致滯濫。明而無威。不足伏物。故惟威明得中之為

貴。剛柔分。柔上行則得中矣。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則威明矣。但上二句分言。下二句合而相濟言。

六五既不當位。如何威明得中。不當位者。德歎聖修。不能致刑措也。威明得中。自發用言。既具是善。故能利用獄也。一說以剛柔做主。剛者執法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仁義並行也。此且漫說。剛柔不過意。至動而明二句。乃其善用剛也。柔得中乃其善用柔也。此說更新。又一說歸重柔中。刑者所以取中也。使非五之柔中。孰為刑之主哉。不當位。又一說遇難治之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有以去天下之間。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而明罰以勅法焉。夫天下之有間。起於法之不勅。而法之不勅。起於罰之不明也。故辨其輕重。出入制為一定之律。於以肅紀綱。而警有衆。使人凜然不敢犯也。此去間之大權也。

以立法言。非用刑也。明罰所以勅法也。明有詳審意。勅有整肅意。利用獄是臨時所用。明罰勅法是平日所定。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明罰者。明之於先。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勅之于初。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之仁心也。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但非此無以合間。是刑罰者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潘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

六爻合旨。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而二三四五俱屬用刑。二惟良折獄者也。三困於強禦者也。四有司執法之義也。五人君矜恤之仁也。大都用刑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刑用獄之意。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人情無懲於前。則无警於後。罪薄而縱之。後必惡極。罪大不可救矣。初惡未形。而一行稍虧。即有所懲。後豈敢為惡哉。為履校滅趾之象。小人之福也。无咎。

此止惡於初也。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於誅。小懲大誡。乃得其福。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取象陽剛橫亘于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於下。不禁則行。故象曰不行。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趾者人所以行。履校滅趾乃禁其行。不使進於惡也。

楊氏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以中正治獄是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如噬膚之易矣但所乘者剛梗難化非嚴刑何以捫其奸哉故必滅鼻乃得无咎也稍務寬假難免從惡之咎矣

滅鼻即劓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與滅趾滅耳一例看非費心力之說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既噬膚矣又云滅鼻者以遇強梗之人非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噬膚是自家治獄易不與滅鼻相矛盾

一說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除惡務本也

取象六二六三二柔象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象不言肉而

言肺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

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易述曰中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

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

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肺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

之肉六二柔正有此象也小物全体而乾曰腊肉藏骨六三三

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連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

上侷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

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盖獄成而讞於王雖

有強梗其詞已服故有噬乾肉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无有服從者，能不噬腊肉而遇毒乎。然彼為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

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遇毒位不當也

遇毒者以處位不當才德不足以服人也。以平日不足取信言。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有明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堅者剖直者伸矣。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人之司命必艱難而心无易忽。正固而心无枉曲則刑當其罪民不寃而吉矣。

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間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四皆刑官也。噬乾肺象難治之獄也。得金矢得

其實直之情也。艱以心言，其難其慎，惟恐情蔽法枉也。貞以守言，不任喜怒，而上下其手，出入其情也。一說得金夫，謂聽訟者用剛直以為斷，以剛克強，以直理枉也。艱貞謂利在持艱難之貞，不平。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皆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誅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

利用貞，入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利艱貞，吉者，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故戒之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不為姑息也。以此用刑，即所遇難治，而彼且輸情，彼且伏法，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大君主獄，一輕重出入之間，而民命攸係，甚毋苟且慢易也。守以貞，固處以危厲，則刑清民服，乃得无咎矣。

六五君位，獄成而告之王，聽之，事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故貞即四之貞，厲字比艱更重。四以剛噬，五以柔噬，故四先曰



言所訟者金俱主黃

艱後曰貞。此終歸於執法。有司以執法為公也。五先言貞後言厲。此終歸於伸恩。天子以好生為德也。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剛柔相濟。皆用獄之道也。

蕪紫溪曰。九四陽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為貞為。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為厲為。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厲无咎者。蓋貞則德漸。惟公厲則思慮詳審。用刑得當。故无

咎也

吳一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懼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送。而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無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惡極罪大。怙終不悛。宜服上刑。為何校滅耳之象。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王者明罰勅法。凡有耳者。所共聽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滅趾之時。豈至此乎。

取象左上有耳象耳本聰且為離體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蘓氏  
 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至五反覆相噬  
 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  
 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  
 明相噬之得喪

